

第一種

孫公遺書



三民叢書

右任題

孫公最寶貴之墨蹟

倫敦被難後致區鳳墀書（全書見本書第三十一頁至三十三頁）

啓者弟被誘擒於倫頓牢於清使館十有餘日擬將
弟細綁乘夜下船私運出境船已賃備惟候棧宜
初六七日內無人知覺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無再生之望
窮則呼天痛癢則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時惟有痛心
懺悔懇切祈禱而已一連六七日日夜不絕祈禱愈祈
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無憂色不期然而
然有云此祈禱有應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關
頭盡在能傳消息於外與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

孫公遺書 發凡

孫公之主義方略，除所著「三民主義」「建國方略」等以外，散見於書翰者亦至多。如「上李鴻章書」爲公少年時代發表政治思想之名著。當時「人盡其材，地盡其利，物盡其用，貨暢其流」四語，即後日三民主義之根據。故欲研究公之思想不可不讀此書。迨晚年極力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，反對帝國主義，以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，以擁護國家及民衆之利益，放廣東商團事件及對於善後會議所發表之函電均極有價值。至其遺囑與致蘇聯遺書，雖非親筆所書，但口述筆錄，其所訓示我人者，不背其向來之旨，設能依之而行，可祛除今日分崩之危局，奠定民國穩固之邦基。故吾人均當信仰而奉行焉。

同人今茲所集，容有未全，但公之主義方略已可概見。書中分少年時代及晚年時代二輯。少年時代如上李鴻章書，晚年時代有商團事件，北上，遺囑等函件。尙有公親自起稿之「致犬養毅書。」爲公亞洲復興政策之大著；及少年壯年時代與陳少白先生往還之書翰，與中日舊友處之信札，於革命精神定有所表現，未及搜集刊入，深以爲憾。極願同志能惠寄此項遺書，俾成完璧，以餉國人。不獨同人馨香禱祝；抑亦同志所切望者也。新紀元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編者志於三民公司

要紀念中山先生研究救國主義請讀

孫中山全集

于右任題簽 吳稚暉題字

林百克 黃昌毅 甘乃光序

▲全書二千頁 ▲孫公生平著作盡萃于此

▲現在外間極少流傳之「倫敦被難記」「革命時

尺牘」「民元前演講」「民國成立時各種宣言」

「中國革命史」「最近致蔣介石手札」均在集中

△平裝 四冊 定價二元四角 △現售預約一律對折 郵費每部二角

△洋裝 二冊 定價三元六角 △預約十六年一月十八截止 同時出書

再
補

孫公尺牘目次

孫公書信墨蹟

發凡

孫公少年時代之書牘

上李鴻章書

孫公中年時代之書翰

倫敦被難時之書簡

幽禁使館中致康德黎小簡

使館釋出後謝英政府及報界書

致香港道濟會堂區鳳墀書

民國成立時代之函電

自巴黎致民國軍政府電

勸告北方將士書

布告全國同胞書

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

孫公晚年時代之函牘

向麥克唐納爾政府抗議書

致上海各粵僑團體書

致段祺瑞書

致各報館電

遺囑兩通

致蘇聯書

附錄

留聲機片演說詞(共四片)

孫公少年時代之書牘

▲上李鴻章書（在清光緒二十年）

去年五月，我翻看光緒中的萬國公報，搜取史料，適陳援庵先生見過，談起裏邊有孫中山先生的文字，依了他的話去檢覓，果在光緒二十年（甲午。一八九四）九月和十月兩期（六十九。七十卷）中找到。題目是「上李傅相書。」下面署着「廣東香山來稿。」李傅相即李鴻章，那時他正做北洋大臣。文中稱「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。」接近日報載他生於同治乙丑「一八六五」年十月到甲午年已三十歲。或者這篇文字不是這年做的。或者他的紀年是用西法，似足一年為一歲，則至癸巳十月為足二十八歲，在甲午的十月以前為未足二十九歲，皆不可知。

這封書去了之後，李鴻章意見如何，我們無從知道。但這書發表之時已在中日戰爭中，他正弄的焦頭爛額；明年又出使日本議和。救亡之不暇，那還想到這

種「富強之大經。治國之大本」呢？所以這書去了之後沒有發生什麼影響，具料得到的。

乙未（一八九五）年。孫先生設興中會，謀革命，預備在廣州起事，不幸事洩，逃到國外去了。（見最近之五十年）經過了十七年的奮鬥，而回國任臨時大總統。

這篇文字，雖沒有革命的意味，但這是孫先生的最早的政治主張，也是他的根本的政治見解。在政治學史上，在孫先生的史傳上，都很重要，我們應當寶貴。我們看他以一人能盡其才。地能盡其利。物能盡其用。貨能暢其流「四事爲綱，而條分縷析，立出許多節目，各推本而言，可見他頭腦的清楚。眼光的遠大。又可見他不幸生在這時，空有政治之才而不克展布，他即是不能盡其才的一個。我們若要追悼孫先生，應該閉了門把這篇文章多讀上幾遍，想想孫先生在二十八歲時的見解是怎樣的，他在這三十二年中的經歷又是怎樣的？我們現在應當如何才可對得起他？我們現在應當如何才可使孫先生的繼起者得盡其才？這才是正當的追悼。若只管用繁文縟節的儀式來追悼他，多送輓聯祭文來恭

維他，這正是此文中所謂「以有用之財作無益之事，」爲物不能盡用之一端，徒然見得我們的沒有出息罷了。

一九二五、三、一四、顧頡剛記。

太傅爵中堂鈞座：

敬稟者：竊文籍隸粵東，世居香邑。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，幼嘗游學外洋，於泰西之語言文字，政治禮俗，與夫天算輿地之學，格物化學之理，皆略有所窺；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，化民成俗之規。至於時局變遷之故，睦鄰交際之宜，輒能洞其竅奧。當今風氣日開，四方畢集，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，朝廷勤求政理之日。每欲以管見所知，指陳時事，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採，嗣以人微言輕，未敢遽達。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，月異日新，不遺餘力，駸駸乎將與歐洲並駕矣。快艦飛車，電郵火械，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，我今亦已有之；其

他新法亦接踵舉行。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，富國強兵之遠略，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。又有軺車四出，則外國之一舉一動，亦無不週知。草野小民，生逢盛世，惟有逃聽歡呼。聞風鼓舞而已。夫復何所指陳？然而猶有所言者，正欲乘可爲之時，以竭其愚夫之千慮，仰贊高深於萬一也。

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，不盡在於船堅礮利壘固兵強；而在於「人能盡其才。地能盡其利。物能盡其用。貨能暢其流。」此四事者，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。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，仿行西法以籌自強，而不急於此四者，徒惟堅船利礮之是務。是舍本而圖末也。

所謂人能盡其才者：在「教養有道，鼓勵以

方，任使得法也。

夫人不能生而知，必待學而後知；人不能皆好學，必待教而後學。故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所以教養之也。自古教養之道莫備於中華，惜日久廢弛，庠序亦僅存其名而已。泰西諸邦崛起近世，深得三代之遺風，庠序學校遍布國中，人無貴賤皆奮於學。凡天地萬物之理，人生日用之事，皆列於學之中。使通國之人童而習之，各就性質之所近而肆力焉，又各設有專師，津津啓導，雖理至幽微，事至奧妙，皆能有法以曉喻之，有器以窺測之。其所學由淺而深，自簡及繁，故人之靈明日廓，智慧日積也。質有愚智，非學無以別其才；才有全偏，非學無以成其用。有學校以陶冶之，則智者進焉；愚者止焉；偏才者專焉；全才者普焉。蓋賢才之生，或千百里而見一；或千萬人而有一；

若非隨人而施教之，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，以至於湮沒而不彰。泰西人才之衆多者，有此『教養之道』也。

且人才不一：其上焉者有不徒苟生於世之心，則雖處布衣而以天下爲己任，此其人必能發奮爲雄，卓異自立，無待乎勉勗也。所謂豪傑之士，不待文王而猶興也。至中焉者，端賴乎鼓勵以方，故泰西之士雖一才一藝之微，而國家必寵以科名，是故人能自奮，士不虛生。逮至學成名立之餘，出而用世，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，學報以進其益，萃全國學者之能，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，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，翻陳出新，開世人無限之靈機，闡天地無窮之奧理。則士處其間，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？又學者倘能窮一新理，創一新器，必邀國家之上賞。則其國之士，豈有不專心致志者哉？此泰西各種學問所以日新月異而

歲不同，幾於奪造化而疑鬼神者，有此『鼓勵之方』也。

今使人於所習非所用，所用非所長，則雖智者無以稱其職，而巧者易以飾其非。如此用人，必致野有遺賢，朝多倖進。泰西治國之規，大有唐虞之用意。其用人也，務取所長而久其職，故爲文官者，其途必由仕學院；爲武官者，其途必由武學堂。若其他：文學淵博者爲士師，農學熟悉者爲農長，工學練達者爲監工，商情講習者爲商董，皆就少年所學而任其職。總之，凡學堂課此一業，則國家有此一官。幼而學者卽壯之所行，其學而優者則能任。且恪守一途，有陞遷而無更調。夫久任則閱歷深，習慣則智巧出，加之，厚其養廉，永其俸祿，則無瞻顧之心，而能專一其志，此泰西之官無苟且，吏盡勤勞者，有此『任使之法』也。

故『教養有道』則天無枉生之才；『鼓勵以方』則野無鬱抑之士；『任使得法』則朝無倖進之徒。斯三者不失其序，則『人能盡其才』矣。人既盡其才，則百事俱舉；百事俱舉矣，則富強不足謀也。秉國鈞者盍於此留意哉！

所謂地能盡其利者：在『農政有官，農政有學，耕耨有器』也。

夫地利者，生民之命脈。自后稷教民稼穡，我中國之農政古有專官。乃後世之爲民牧者，以爲三代以上，民間養生之事未備，故能生民能養民者爲善政。三代以下，民間養生之事已備，故聽民自生自養而不再擾之，便爲善政。此中國今日農政之所由日就廢弛也。農民祇知恆守古法，不思變通，墾荒不力，水

利不修，遂致勞多而獲少，民食日艱。水道河渠，昔之所以利農田者，今轉而爲農田之害矣。如北之黃河，固無論矣；卽如廣東之東西北三江，於古未嘗有患，今則爲患年甚一年，推之他省，亦比比如是。此由於無專責之農官以理之，農民雖患之而無如何。欲修之而力不逮。不得不付之於茫茫之定數而已。年中失時傷稼，通國計之，其數不知幾千億兆，此其耗於水者固如此其多矣。其他荒地之不闢，山澤之不治，每年遺利又不知凡幾。所謂地有遺利，民有餘力，生穀之土未盡墾，山澤之利未盡出也。如此而欲致富。不亦難乎！秦西國家深明致富之大源在於無遺地利，無失農時，故特設專官，經略其事。凡有利於農田者無不興，有害於農田者無不除。如印度之恆河，美國之密士，其昔汎濫之患亦不亞於黃河，而卒能平治之者，人

事未始不可以補天工也。有國家者可不「急設農官」以勸其民哉！

水患平矣，水利興矣，荒土闢矣，而尤不能謂之地無遺利，而生民養民之事備也。蓋人民則日有加多，而土地不能以日廣也。倘不日求進益，日出新法，則荒土既墾之後，人民之溢於地者，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？是在急興農學，講求樹畜，速其長植，倍其繁衍，以彌此憾也。夫天生人爲萬物之靈，故備萬物爲之用；而萬物固無窮也，在人之靈能取之用之而已。夫人不能以土養，而土可生五穀百果以養人；人不能以草食，而草可長六畜以爲人食。夫土也，草也，固取不盡而用不竭者也；是在人能考土性之所宜，別土質之美劣而已。倘若明其理法，則能反礮土爲沃壤；化瘠土爲良田。此農家之地學化學也。別種